●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案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局掛號●包紙郵費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八十二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 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大洋二角 郵費在內 外埠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廣告例刊：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 中縫全部一元八角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瘡藥

天泡瘡臁竄瘡黃水疥癩疥搽乾瘡濕瘡等上此藥擦之止痒定痛內服外按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愈每人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還洋貧病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匯寄費加一郵票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羣玉芳新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大喜香烟

大喜香烟 風行有年 物質優美 世莫與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白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光學精深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監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許稱并於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俄國發生絕大的影響便是在世界上也發生一絕大的影響表現一國的國民性的就是文學要知道俄國的國民性要明白俄國的精神不可不看俄國的文學俄國的文學現狀所由來本社特把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出來請瞿秋白沈穎等九位精通俄文的人譯俄國名家短篇小說五十餘篇都四十餘萬言從普希金Pushkin到柯勒古Gorky共二十九人（如哥郭里Gogol屠格涅甫Turgenieo托爾斯泰Tolstoy柴霍甫Tchehoff等都在其內）將俄國文學作有系統的介紹每家各附肖像和小傳全書計分四集先行出版凡留心俄國文學和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鵲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薛霍爾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崗兵	蒿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濟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六月底出版洋裝一厚冊現已付印定價大洋七角郵費四分預約價四角本京郵費二分外埠另加以預約期間爲準展至本月底截止第二三四集再行預告又鄭振鐸君編述俄國文學史略文學源流亦不日出版可作讀俄國文學史

北京梁家園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啓

秋令咳嗽 傷肺傷神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祇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善昌里 造福齋藥房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終身難孕遺害無窮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

功效：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臉起粟貼此藥在二月以內約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封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外埠函購郵費加一九五折寄

發行所：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寶康里愛醫院 外埠函購可從郵寄 每一局費加

寄售處：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十號興業社 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激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承續定希即惠款以便繼續寄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招登廣告

臟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臟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爲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爆然內部病根未去日後仍要膨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本主人見斯病之苦厄決非醫藥所能治持費十餘年的苦心始覓得此最靈最驗的奇效單方不惜工本廢修救世名曰臟脹平滿丹使天下之患此病者免此刀剖之厄皆得以個個慶生也此藥消氣和平功能通達九竅行氣利水殺虫消積無論水臌氣臌血臌瘀臌食臌虫臌蠱腹大如斗以及一切體虛腫滿者服之無不應效如神有病除病無病健體眞千金不換之良藥也本社圖結藥緣照本發兌修合無多購須預定如無效驗退還原洋

定價：每盒售洋二元 半打洋十元 每打十二盒洋二十元 初病一二三盒可愈 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保險寄奉

發行處：上海美界愛而近路善慶里一百九十二號正威藥房

經售處：上海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戒鴉片諸君勿失機會

▶第五批將盡購者從速◀

德國十滴禁煙機

◎十滴中漸離悲慘累界 ◎十天外急見白日青天

匣上有中西文字吸藥管一枝

左邊一瓶保險十天斷癮非常簡便

市上丸散速戒藥水若非毒質嗎啡燐砒毫無根據妄行欺世種種危險殊屬可憐以上圖形前車不遠仍若不醒後悔無及

按鴉片慢性中毒也而市售之丸散藥水不但爲鴉片之代癮實則殺人之利器若其藥質不離於嗎啡燐砒也本行禁烟幾日少一滴尤若吸烟的日進一口故戒時既無流弊斷癮不勞補劑原有一般丸散所迥然不同也

此圖縮小戒烟至寶德國發明中外風行不論男女深淺烟癮新申諸報早已證明每付向售十元現特收藥本五元戒烟指南函索立寄本行向廣西路現還在上海英大馬路西藏路口一百十六號即新世界對面大慶里口

德華西藥行啓

外埠函購款由郵匯 有木匣裝原班奉上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此丸內含上選純質藍米雪林爲治白濁症之唯一靈藥此丸服後其所含之藍米雪林經過腎臟[illegible]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 科發藥房白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彙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灌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制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郭山茅穎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爲適用頗滬上各大名書畫家交口稱善亟應公諸海內爲文人學士臨池之助本莊並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 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致之病如腰背痛臂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風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混和與混帳

（丹翁）

有戰必有和、理之常也、然亦有有戰而無和者、請以博喻、圍棋二人博、可和、麻雀四人博、可和、若夫牌九樸克、衆人博、不得云和、蓋等於混戰故耳、請言戰、

南與北戰、或和、北與北戰、或和、南與南戰、或和、北之甲乙戰、或和、南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一場混戰、終不得和矣、南南不得和、南北因之不得和矣、

其實戰有勝負、無所謂和也、博局之和、即其勝也、猥曰和、固強顏耳、惟尚非指混戰、至於混戰、焉有混和之理、雖強顏且無以衆其辭、

質言之、和者勝也、勝則權利到手也、以權利到手及權利本在手之可和者、而求未嘗到手權利之不可和者和、是不翅與狐謀皮而與羊謀羞也、其爲所得如願以償耶、

然則曷爲此有權利、而彼獨無權利、噫、權利有限、難資分配故也、

無已、必欲於混戰中圖混和、先得於百姓頭上、支出無窮混帳、庶幾其可畜議、所懼混帳屢支、雀鼠莫或能濟耳、

官僚嘗人、勸曰混帳東西、今宜易東西二字爲南北何如、一嘆、

□能嗟一濠

（臞蝯）

開道長安不易居。湯山風景近何如。自由徙宅尋常事。本上將軍已遂初。

戰事停息之始、吳佩孚建議、錮段祺瑞於湯山、其後曹張入京、某某巨公、力爲緩頰、其議乃寢、然有人爲段畫策、謂宜以自力主動、徙居湯山、以避京塵之囂擾、段亦不能用也、段於定國軍成立時、具呈總統、屢稱本上將軍、爲自來呈文體例所未有、故遂播爲奇談、

王侯第宅幾經營。甲第嵯峨起上京。土木丹青紛未了。團河而後又團城。

段居團河時、於別墅中大事修葺、聞者頗以爲侈、今奉張又以重值、購得北京順承王府及恆公府、改建新宅、其宅之四圍、南至扁擔胡同、東至溝、西至錦什坊街、北至麻線胡同、特築一大圍城、以示別於民居、近數日中、工事方興、其所費不貲、更可想矣、

將門勳業重而翁。遼海泱泱大國風。贈汝寶刀須記取。丈人峯亦世之雄。

曹錕之女、許字張作霖之第三子、九月六日、在津行文定禮、曹氏回聘禮物、除衣料鞋帽外、並有軍刀一柄、爲古今婚禮中之特色、

後車共載出神京。一入津沽夢已驚。羊酒兩家各歡讌。等閑用汝作犧牲。

皖人程少卿、（昌衡）爲小段之軍需科長、（或謂爲副官長兼庶務科長）即定國軍總司令之總糧台也、事敗逃津、被捕、解京訊鞫、榜掠備至、體無完膚、及奉張赴津、與曹氏締訂婚約、命寘程於後車、載與俱行、聞即將在津正法、

津門病榻苦呻吟。末路英雄淚滿襟。戲了箱關心不死。更從絃外覓餘音。

倪嗣冲近居津宅、病體益羸、兩足能軟、不能行動、惟日踞一臥榻、聽留聲機消遣而已、

秋雨秋風勢正狂。蔓天影事入凄涼。蒼苔多處弓鞋滑。蓮步姍姍有底忙。

新內閣成立後、各部大汰冗員、如所謂秘書上行走參事上行走者、裁撤甚多、按行走之名、原爲安置冗員而設、在滿清季世、已成一大秕政、今能除革此習、亦一差強人意之事也、

□箴小翠花

今時劇藝、日趨偸敗、而旦色爲尤墮亂、正旦、咸狀賢婦莊女也、乃演成流蕩、閨門旦、咸狀情姬才媛也、乃演成淫媟、刀馬旦、咸狀勇婦俠女也、乃演成悍褻、惟花旦、則狀妖冶徵賤之流、然亦不可過縱、昔之伶工、界嚴兆混、如陳德霖、正旦也、偶兼閨門、中年以前、尚兼刀馬、此三者、尤比類不背者也、故花旦從不一演、如田桂鳳、專演花旦者也、路三寶以刀馬兼花旦、楊小朵以花旦兼閨門、惟正旦與花旦、從無兼演者、蓋二者之技藝、迥然異也、閨門刀馬、介二者間、故上下由之、正旦莊嚴、以歌爲主、花旦流麗、以做爲主、閨門重於身段、歌次之、刀馬重於武技、做次之、判別既明、則藝專而自工矣、王瑤卿以花旦之身段演正旦、久爲識者所鄙、梅蘭芳又從而甚之、演正旦、則歌調不工、演閨門、則身段不穩、演刀馬、則技藝不練、遂以花旦之猥態、盡納於三者之中、觀者惑於淫色、乃囂然譽之、後之學者、如尚小雲程豔秋輩、皆以其巧而易售、遂步趨其後、於是旦色之藝亂矣、其間能危然而不隨者、尚賴德霖持其上、翠花維於下耳、一工於歌、則以正旦爲主、以閨門刀馬爲賓、一工於做、則以花旦爲主、以閨門刀馬爲賓、賓主分明、雖兼演、而不揉混、二伶之藝不同、其精工則一也、德霖老矣、名成而藝定矣、正旦有王琴儂王蕙芳承之以傳、翠花少年、適求進之時、既師桂鳳、傳其花旦之藝、斯主藝定矣、其實則不可不愼、如能再師德霖、傳其閨門刀馬、與主藝相輔而行、俾後來者、知所從適、繫正藝於將絕、挽狂瀾於乍起、斯功莫大焉、不可因白牡丹墜魔道而博利一時、遂漠而比之、則非愛翠花者之所望矣、

▶北京鼓娘小影之一　劉韻卿◀

□小翠花之閨房樂

（小隱）

閨房樂、演松雪軼事、昔以胖巧玲最擅勝場、其佳處、則在富麗堂皇、而又詞鋒犀利、效廣陵語、維妙維肖、予生也晚、惜未及見、僅聞之父老傳述而已、二瓣亦常演此、雖體態凝重、不甚雅觀、而揚州話、極爲純熟、聞者亦頗解頤、佐以陸小芬之小生、愈覺生色、厥後楊小朵、秦五九、皆有是戲、均甚可觀、不能有所軒輊、五九既死、小朵又不復登台、後起伶人、專務新戲、爲欺世售錢之計、不復於舊脚本中尋生活、遂使此等老戲、如廣陵散之不可復見、不圖小翠花、尚能精研舊戲、不爲習俗所染、誠屬皮黃界之明星、爲今日旦角中之佼佼者也、翠花到滬以來、所演得意緣閨房樂、皆爲佳劇、得意緣、以事未暇往觀、閨房樂一劇、多年未見、一旦觀之、大有久別重逢之概、翠花扮清時官眷裝、相貌清麗、足副美秀而文之目、尤以眼含秋水、媚明多姿、爲最動人、揚州話、雖不若二瓣之熟、然亦頗有門徑、久在都下、能臻此境、亦極難得、閨詩一場、如喝茶、吸烟、伸紙、吮毫、凝神、思索、作工既極細膩、情景尤爲逼眞、誠爲寫生妙手、非俗子所能夢到、睡臥一場、愈覺嬌艷、改操京白、尤清脆動聽、其最佳處、則臨下場之嫣然一笑、眞令觀者魂消神往、彩聲四起、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爲技至此、芙蓉牡丹、不是與之較短長也、

拉雜談

（臞蝯）

吳佩孚、山東秀才、非河南秀才、以如此大名鼎鼎之人、丹翁乃未詳考其家世乎、竊謂此次政變、以山東人爲最出色、曹張之威望、雖已震於一時、然爲討皖之先驅者、實惟吳氏、山東人也、近畿戰局之外、別張一軍於鄂州、因吳光新、驅張敬堯、大剪段氏之羽翼、以助直奉兩軍之成功者、爲鄂督王占元氏、山東人也、戰局定後、以時局再造爲己任、起而膺首揆之薦者、爲靳雲鵬、山東人也、理財爲治國之要義、責任之重、幾無與京、而財部總長周自齊、次長潘復、皆山東人也、然則此一時者、山東人與時局之關係、甯不重且巨哉、而丹翁乃欲強奪其一、以畀諸河南、竊恐岱嶽有靈、正未敢掠偕宗之美耳、而況其所欲奪以畀者、非他、乃舉國所奉以爲神聖之茂才公也、噫、丹翁過矣、

昨偶值一北人、與語直皖戰事、頗能詳道其顛末、但彼讀曹錕之錕字曰『混、』每言曹錕、輒大呼曹混曹混不已、余異之、詰其所以、且告以錕字之正音、彼曰、吾北方人、皆讀爲混字者、余雖未習北方音韻、然似無讀錕如混之理、豈北人之善謔者、故弄此狡獪以爲戲歟、抑彼白字先生、沿爲襲謬、習焉而不察歟、或曰、金生水、錕字一變、宜乎其爲混矣、又何辯之有焉、然吾知虎威將軍、倘一聞此稱謂、必且拍案大詈曰、混帳、混帳、如此混鬧、眞可謂混蛋矣、一笑、

蘇州附近、有滸墅關、人皆讀滸如許、呼爲許墅關、其所自來、是否爲清帝南巡誤認、已不可考、至涵秋之所謂滸門、則蘇實無之、蘇於胥門、以伍胥得名、胥許音近、蘇人稱之許門、爲涵秋所疑爲滸門者、其實即胥門也、又蘇有葑門、士人讀葑如阜、故呼葑門曰阜門、按葑字、祇有峯鳳二音、無作阜字讀者、惟鳳阜爲一聲之轉、蘇人之讀爲阜、殆即鳳之尾音耳、猶之蘇屬之唯亭鎮、蘇人呼爲宜亭、宜亦唯之尾音也、凡此之類甚多、苟稍習蘇音者、自能了解、又無俟喋喋矣、

□鼓娘劉韻卿（參觀上圖）現在北京游藝社演唱、劉寶全之義女也、品格頗高、藝亦臻於上乘、（馬二識）

□社會小說 愛克司光錄

（一五四）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二回　猪勇下書祝先生吃囊　勲慇勸酒邵女士賣身

不多一會、果然有個粗眉瞪眼的漢子、將門開放、鵬文也不管三七廿一、大踏步搶進那所矮屋、見傍邊擱着一張竹榻、榻上躺了一個花白鬍鬚老頭子、鵬文假作謙恭、向那老頭子深深一揖、那老頭子好像是個半身不遂的光景、只略略點了點頭、鵬文隨即坐在對面、笑容可掬的說道、學生此來、非爲別事、實緣貴府千金、本係同密司武劉久訂姻好、如今密司武劉、却不願意履行婚約、特地命學生過來、同貴府千金悔婚、聽憑貴府千金另嫁別人、密司武劉決不過問、…且說那老頭子、本有一個六歲的小女孩兒、新近送給隣庄上做了養媳、兩邊親家因爲聞是聞非、這幾天正在那裏反對、他那裏會猜到祝鵬文是誤認了門戶、又聽見他滿嘴悔婚的說個不了、登時勃然大怒、虎吼了一聲、分付外面那個漢子說道、你們快替我將這厮綑起來、他說的話全是放屁、且先打他一個臭死、有話我們再向那邊去說、…說時遲、那時快、隨即跳進有三五個漢子、蜂擁而上、你揪腦袋、我拖大腿、拳頭像雨點似的、辟通劈通、只顧向祝先生身上亂打、鵬文此時沒口子喊哎呀哎呀、還虧他鎮至心靈、一面挨着打、一面向他們問道、你們這裏可是姓陸不是、（不敢問姓溜了、甚矣京腔之不可用也、一笑、）那些蠢漢、也不聽見、還是旁邊圍着許多婦女、攔着說道、大爺二爺、休得錯打了客人、他問你們可是姓陸、其實你們何嘗姓陸、…床上那個老頭子、也有些明白過來、覺得這人很是面生、不像隣庄上的朋友、忙吆喝他兒子住手、重行向鵬文問道、你來的時會、不是問我們姓劉、如何這一會又問起姓陸的來、若是提到那個陸家庄、離我們這裏、還遠着十多里路哩、鵬文急得雙脚亂跳、嚷道、照這樣講、我可冤枉、白吃你們打了、我先問你們可是姓溜、溜者陸也、陸者溜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衆人見他滿嘴之乎者也、不由哈哈大笑、在背後議論道、原來是個書獃子、你好好說是姓陸多好、怎麼不說陸、倒說起溜來、以至葫蘆纏到瓜藤裏、弄出這一場大大笑話、那幾個漢子、也知道錯打了人、又怕鵬文撒潑、還故意裝腔做勢的、想要上前動手、嚇得鵬文再不敢多話、徑自抱頭鼠竄跑了、一口氣跑了有三五里路、覺得渾身有些酸痛、却好面前有一灣流水、他將自家面孔在水邊照了照、覺得凸一塊凹一塊十分難看、暗暗咒罵道、叵耐這班蠢牛、眞是可惡極了、便算我冒失了些、不該將陸字說成溜字、然而你們也該想想、我替劉大少出來退婚、總沒有退到姓劉的門上道理、你們便不問青紅皂白、兀自將我打成這個模樣、哼哼、若是在蘇州城裏、我不叫密司武拿一張名片、送你們到警署裏、辦個無期徒刑、我也稱不起上海一位大小說家了、謅能、山中無大樹、茅草也爲貨、同他們也講不了許多、我還是幹我的正經要緊、

▶筱翠花之遊龍戲鳳◀

女商影

（馬二先生）

在一爿女子商肆中、有一位女商夥、年紀約有廿三四歲、修身素面、雙眼澄澄、宛似一泓秋水、着白衫、繫青裙、足踐平底白鞋、風神窈妙、無事時、輒手一卷、坐柜檯以內、意甚瀟洒、一般遊客過其前者、必凝視再三、或且頻頻回頭、以爲肆主人不知於何處招來此人間尤物、吸引過客的眼光、作商業上之特別招徠法、然而有輕薄兒郎、於購物時、試以言挑之、女則冷然不理、若未之覺、一日、有女客過其旁、熟視之、忽失聲呼曰『秋姊、你在此處呀、』女亦抬頭招呼道、『原來是星妹、是幾時到此地、是無事閑逛耶、何不坐坐、』言已、即邀客入柜檯內、促膝對坐、低聲密談、

客說『自前年姊去後、姊夫即四出托人相覓、妹亦到處打聽、迄無音訊、何意此處得見、你這兩年中究竟在何處？做些什麼？爲何這般決絕？竟不與家中一信、亦不使妹得知蹤跡、姊之心腸竟如此之硬耶？』

女微微嘆了一口氣、說道、『再休說起、我想我這個人活在世上、也是毫無生趣了！當初他（指其夫言）討我進門之時、曾經立誓、決不再娶、後來不知如何、忽然聽了他們老太太的話、竟向李府結了婚、我夠他詰問、他說是母命難違、你想、匹夫不可奪志、果使他不肯時、母命又豈能強制結婚、這分明是推托之詞了、然而我尚原諒他、及至與李家結婚之後、他們家中向那一個稱少奶奶、而稱我姨奶奶、這分明是瞧我不起了、既然瞧我不起、當初又何必討我呢、難道初竟不知道我的出身嗎？答應於前、而反悔食言於後、豈不是明明欺負我是一個無依靠可憐的女子嗎？』他說到此處、不覺落了幾點眼淚、一邊用手巾揩了、一邊又續說道、『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初意原想一死罷了、但是後來一想、我若死了、豈不遂了他們的心願、當初他愛我時、我隨便嫁給他、供他開心、如今他新鮮過了、又另娶別人、我便死了、讓他們干淨快樂、當眞一個女子沒有丈夫便不能活着了嗎？因此、我便把我本來有的首飾、化了幾百塊錢、到一個女學校中去讀書、當時怕他們知道了、必然還要想出法子來囉唣我、又怕給你知道了、也要來解勸我、所以一概不使人知道、譬如世上沒有了我這樣一個人！』

客說『你也太很心了、其實你若使我知道、我也不過帮帮你的學費用度、沒事時、和你散散悶開開心而已、難道我們自己姊妹、還能帮着別人欺負你、叫你受那樣的委屈不成』

他點點頭、又說道『後來我想只讀書也不是事、以我的程度、要想造成一個專門學問家、簡直是無望的事、人生不能缺少的、不過是衣食住、我更是沒有奢願的、恰巧有一個同校的校友說起、此處商店招請女夥、每月薪俸、不過二十元左右、祇要有耐性、略懂書算、能記帳目、便可合格、因此我便托那位校友代我介紹、來做這件職業、想來這也是我命該如此！』

說到此處、二人都破顏笑了、

以後二人的情形如何、都可不表、就此一段談話推度起來、也可以明白這位女商夥、是今世的一個傷心人了、

□求其是

（春覺生）

世界諸般學術、所求者、只在一個是字、總然要登峯造極、亦得由是字作個起點、比如吾人要登山頂、總得要走這條山頂的路徑、錯了路徑、終到不了山頂、唱戲雖是小道、亦不外此理、舍了是字、萬萬不行的、上海這個地方、爲有名的通商巨埠、戲園林立、伶人繁夥、我看越是鼎鼎大名的脚色、不是越多、是的甚少、可是往往在三四路的脚色中、倒尋出好多是的來、這宗道理、究竟是唱戲的不夠程度呢、還是聽戲的不夠程度呢、即如這次張榮奎搭天蟾、就是最近的榜樣、要論張榮奎這個脚色、在北京不過是個二路、可是自從大李五死去、靠把老生、只有這個人了、處處不是的小達子、支呼支吾的作天蟾台柱、張榮奎反倒打在碎的爛的裏頭、比較起來、究竟誰是誰不是呢、本來中國的現象、是快亡了、中國的戲劇、亦快亡了、唱老生的、但掛個譚汪孫劉的幌子、唱小旦的、懸一面梅派的招牌、便可朦混一切、何必求其是呢、

春江花事

（老鶴）

▲這一節據確實的報告、一共是五十五條弄堂二百〇二家堂子、八百八十三個姑娘、做手不算、比較起來、祇少了一二百個姑娘、恐怕這點不能說是禁娼會的成績、還是市面荒涼之故、若得今年熟一熟、明年還是照舊、咳、道德維持這四個字、眞有些難着手呵、

▲前天晚上、有個喝醉的書獃子、跟着一個朋友到清和坊二弄趙小青那裏打茶圍、他一坐定、就連說、豈有此理、朋友問他什麼意思、他說小青祇配姓馮、或者姓喬、那裏有姓趙的道理、那朋友看他獃不可言、在審子裏也配咬文嚼字麼、就笑着答道、這是白蛇傳裏的小青、不是牡丹亭的小青、你自已弄錯了、書獃子恍然大悟道、噫、怪不得、我看白蛇傳總看不出小青姓來、原來他姓趙呵、如此說來、他嫁過崑山顧公子、大可以稱顧門趙氏、何必要把閨名供人家濫呼呢、當時不要說那朋友好笑、就是小青房間裏的人、也一個個笑痛肚皮哩、

▲三馬路慧娟老七、二十五日晚、有一個恩客姓張的、請他在一天香吃大菜、忽然間來了一張局票、是一個老客人姓沈的叫的、老七滿肚子不高興、去出這個堂差、而且姓沈的、在振華旅館叫的、偏偏動手動脚、吵個不清、老七竟然翻過臉、同姓沈的劃地絕交才走、

□致春覺生書　晶報一百八十一號、載先生所著『劇詞之取舍』一則、其中不無可疑之處、質之先生、幸垂教焉、劇詞中臉面讀爲儉面、固口授師承、久爲定例、然考集韻韻會諸書、臉字均作居奄切、初無音斂之說、今人以訛傳訛、讀爲里冉切、此雖習慣所致、然藉此以責伶人、伶人不任其咎也、且伶人不學、識字無多、其魯魚亥豕、原不値一笑、先生乃讀書識字之票友、奈何亦強作解人、同坐此病、又先生嘗言梅蘭芳演醉酒不上蹺、簡直不成東西、現在小翠花亦不上蹺、未知先生之意如何、（郁迦）